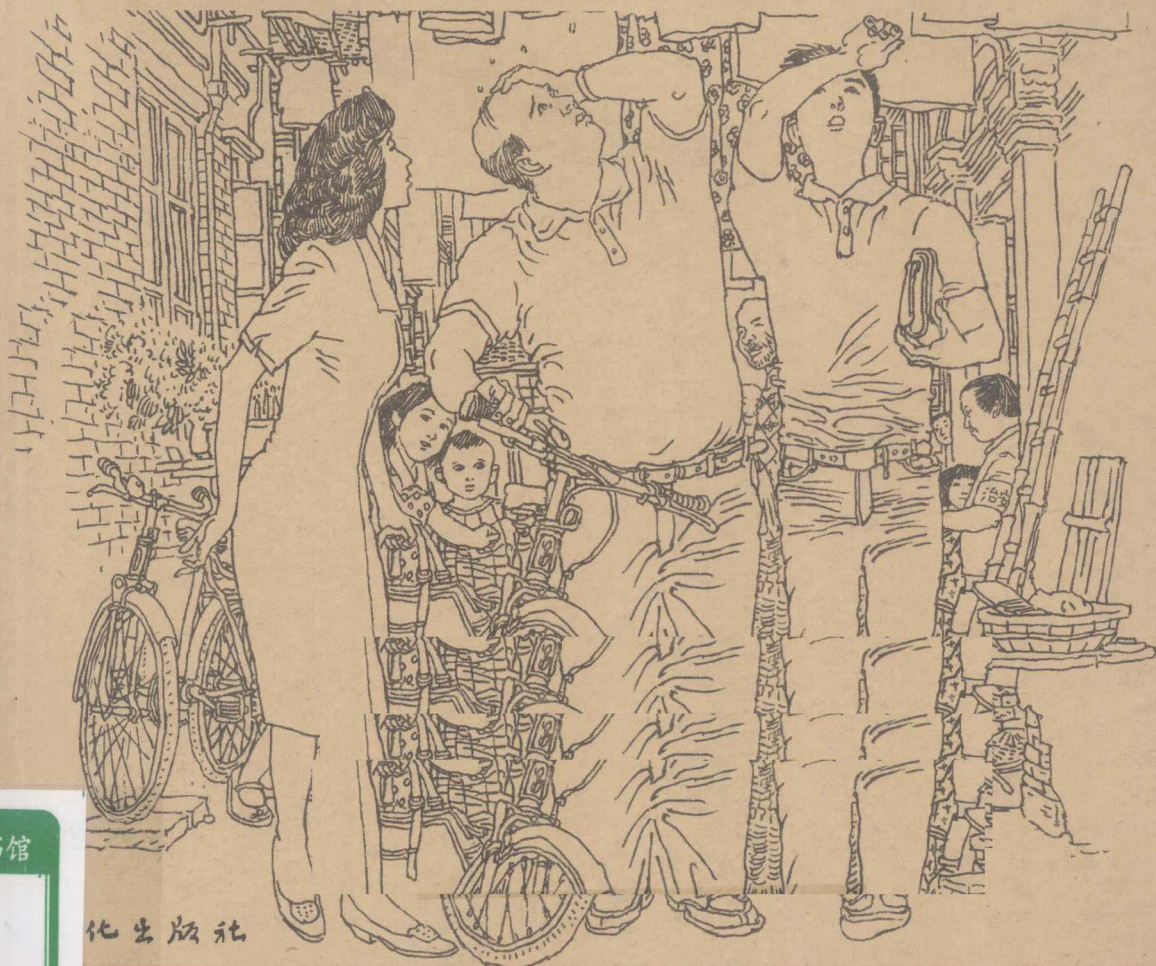


上海俗语

【钱乃荣●著】

上海人的形容真是海阔天空，“眼睛一霎，老母鸡变鸭”；“额角头碰着天花板”；“吃赔账吃到南天门”；“卖样三千”；“门槛精到九十六”；就是倒霉，也要“霉头触到哈尔滨”



上海俗语

【钱乃荣●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俗语/钱乃荣编. -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

ISBN 978 - 7 - 80740 - 445 - 3

I. 上… II. 钱… III. 吴语 - 俗语 - 汇编 - 上海市

IV. H1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2286 号

出 版 人

陈鸣华

责任编辑

赵光敏 王 珺

装帧设计

许 菲

绘 图

桑麟康

书名

上海俗语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网址:www.shwenyi.com

印刷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18

印张

18

字数

300 千字

版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80740 - 445 - 3/H·151

定价

32.00 元

告读者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

T: 021 - 65410805

序

我国是一个多个民族的人口大国,因而是一个有多种语言和多种方言的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积极意义与作用已深入人心,目前能用普通话进行交际的人口比例已达 53.06%。沟通和谐社会的语言生活,要处理好推广普通话与使用方言的关系,让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所处地域的特点,选择使用方言或其他语言。

上海是我国迅速崛起的地处东南沿海的移民城市,原住民仅占 15% 左右,而 80% 以上的人口是来自国内各地的移民,主要来自江苏、浙江等长三角地区。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外国移民定居申城,来上海工作、旅游的也为数不小。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上海这个特大城市的人口构成,较之任何历史时期都更有多元性、包容性和流动性,说普通话的同时也讲上海话,说中国各地方言、世界多国语言者大有人在。在上海,随时随地都可以感受到语言的南腔北调、洋腔洋调。极具地方特色的上海语言,是海派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值得研究。

上海大学教授钱乃荣先生,致力于中国语言文学教育数十年,同时潜心研究海派文化,对上海地方戏曲如沪剧、滑稽戏、越剧等的研究有独到见解,特别是对上海方言、俗语的调查研究成果累累,就我所知已经出版专著如《海派文化的十大经典流变》、《上海语言发展史》、《上海话大词典》、《当代吴语研究》等,广受好评。不久前出版的第一批海派文化系列丛中,就有钱教授的《上海方言》引人注目,备受欢迎。时隔不久,钱教授又将推出新作《上海俗语》,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当这洋洋大观有 80 个语汇的书稿呈现在我面前时,粗略拜读,我已被钱先生的勤笔和博学深为感动。

钱乃荣老师嘱我为《上海俗语》写序,实话实说,我对上海俗语既没有调查,也不曾研究,是没有发言权的。作为一名上海人,我感到《上海俗语》读来亲切自然,如“脚碰脚”、“揩油”、“轧闹猛”、“耳朵打八折”、“牵丝扳藤牛

皮糖”、“飞机浪吊大闸蟹——悬空八只脚”等等,都来自市民日常生活,是耳熟能详的,至今还在上海人的口头流传,富有生命活力。《上海俗语》有浓浓的“海味”,鲜明的上海特色,如“打朋”、“老克拉”、“花露水”、“淘浆糊”、“有腔调”等的来龙去脉,书中都有详细的阐释,在不少俗语的写作中蕴含着钱先生自己生活的深切体会,深藏上海民俗和海派文化的信息,如“拿摩温”、“攒派头”、“五颜六色”、“九腔十八调”,语言生动活泼,读来有趣有益。钱老师调查研究上海俗语并成书出版,一定会受到新老上海人的欢迎。

李伦新

2008年9月21日

于乐耕堂

目 录

1/脚碰脚

5/飞机浪吊大闸蟹——悬空

八只脚

10/门槛精

15/活络

19/上台面

22/拼死吃河豚

26/勿识相要吃辣货酱

29/各人头浪一片天

32/螺蛳壳里做道场

36/小八腊子

40/小乐惠

43/轧闹猛

47/十三点

52/退招势

57/有腔调

60/拗造型

62/做人家

66/做小手脚

70/好人勿生肚皮眼

73/天晓得

77/吃空心汤团

80/小儿科

84/下只角

88/嘞唏嘞唏炒咸菜

91/老克拉

95/老法师

98/嗲妹妹

101/作

104/垃圾股

108/牵丝扳藤牛皮糖

111/适意

115/派头

118/花露水

123/戆

125/打朋

128/摇到外婆桥



目 录

- | | | |
|---------------|-------------|----------------|
| 133/司到扑 | 203/讲斤头 | 256/霉头触到哈尔滨 |
| 138/拿摩温 | 207/搭架子 | 260/煞根 |
| 142/花花绿绿 | 210/夹忙头里膀牵筋 | 264/服帖 |
| 146/挨腔挨调 | 214/帮帮忙 | 267/粢饭糕 |
| 150/五颜六色 | 218/根号3 | 270/洋泾浜 |
| 156/九腔十八调 | 221/淘浆糊 | 277/戳壁脚 |
| 163/一只鼎 | 225/通路子 | 281/揩油 |
| 168/行情行市 | 229/陞牌头 | 284/跟屁虫 |
| 177/老套头 | 233/落洛涕 | 288/瞎猫碰着死老虫 |
| 180/露马脚 | 236/人来疯 | 291/好记性勿如烂笔头 |
| 183/万宝全书缺只角 | 239/一抹色 | 294/心要热,头要冷 |
| 188/马赛克 | 243/吃豆腐 | 330/天有好生之德,人有互 |
| 192/稀奇勿煞,卖样勿煞 | 246/吃价 | 助之情 |
| 194/饭碗头 | 249/吃酸 | 305/ 嗲(代跋) |
| 198/耳朵打八折 | 252/吃瘪 | |
| 200/好户头 | | |

脚碰脚

“脚碰脚”，不是一个人睡在那儿两只脚搭在一起，而是至少两个人的脚并排碰在一起的意思。比如说“我脱威威两家头常常脚碰脚晒辣一道”，说明阿拉两个人交关投缘邪气要好。只有当两个人关系相当平等的时候，才会脚碰脚地睡一个榻。我们在读高中时一起下乡参加农村抢收抢种，体验过“脚碰脚”的日脚，晚上十几个同窗并排躺在农房厅堂的稻草地铺上，晚上脚碰脚地攀谈交关开心。从“脚碰脚”还可以看出来，彼此之间差不离，要“别苗头”也只好小别别，一般都没有“别”的资本。现在早上弄堂对面的大饼油条摊和鸡蛋面饼摊、生煎馒头摊一个个排着，也是脚碰脚的，今朝伊问我借一桶油，明天我代他买好几斤香菜。

1843 年上海开埠后，成为各地移民客居佳地。许多贫民纷纷闯进十六铺码头，开始辰光也是“脚碰脚”，睡个统铺，从头开始，各显神通。上海给他们白手起家的环境，就像上海的地皮一样，平地而起，造出一座美好的城市。大家面对几乎相等的地位和机会，睡着一个破烂的统铺，白手起家，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积极谋生。所以川沙乡下来的杜月笙可以从水果摊上的伙计因生梨削得妙而起家，最后成为“大亨”；身无分文的犹太流浪汉哈同来到上海可以从一个小职员变成富豪；一群卖唱的“的笃班”小姑娘脚碰脚地到上海变为拥有千万粉丝的戏曲明星以至人民艺术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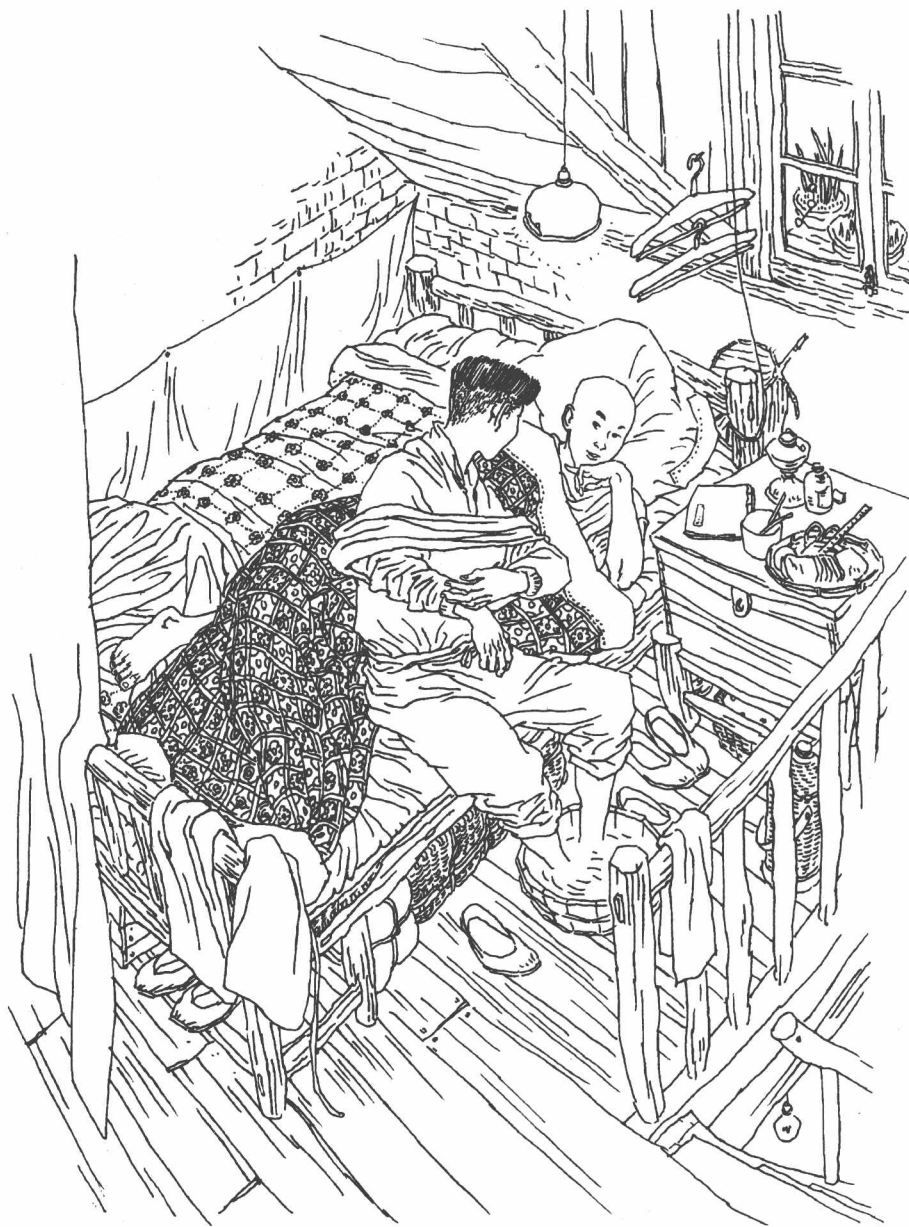
不过，大多数的人还是在“脚碰脚”中辗转谋生，“脚碰脚”提供给他们平等的起点，发挥聪明才智的机会，他们在互相帮助和激烈竞争中生

存,优胜劣汰。即使是原来资本雄厚一点的人,到了上海也要在全新的环境下重新打开局面,一不小心,也会“折煞老本”。脚碰脚时可以互相给以体温抱成一团,也带来不少乐趣;脚碰脚中也可以在一刹之际踩他一脚,生出芥蒂。一种情形是在患难之时,拉他一把;一种是趁忙乱之中,踢他一脚。这之中,个人的性格品行甚至一闪念间的偶然应对就起了关键作用,竞争中的脚碰来碰去也就司空见惯了。

李先生由他的叔叔介绍到了城厢一家奉帮裁缝成衣店学生意,每天倒夜壶,跟着师傅学做海派西装,与原来已在此店里工作的学徒屠先生睡在一个阁楼上脚碰脚地过日子。小李乖巧勤奋,待人和善,以学做生活的灵巧和招徕生意的诚意,很快得到顾客的青睐,渐渐成为师傅的得力帮手。到了18岁,老板娘有意要招他做上门女婿,却引发了与他脚碰脚的师兄的忌妒,“脚碰脚”从此进化成“脚踢脚”,一直暗暗地“踢”到文化大革命,机会来了,屠先生很快就“革命”了,带了街道红卫兵不但狠狠抄了小老板的家,还去砸了“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李先生的家,把“暗藏”的西装旗袍统统点火烧了和搬到不知哪儿去了,还把一件有盘香纽头的高级旗袍套到李先生的身上游斗!待到文革结束,总算他还有点良心,带着些许礼物老着脸皮走到李先生的家里去赔礼道歉。

张先生与褚先生是15岁到上海来闯世界的,他们在到十六铺上岸的小船的统铺里相识。混了一段时间,小张便进了一家大餐馆做堂倌,小褚由于偶然一次在拉黄包车时归还一只皮包而被一家公司招去做了运货工,两人还是租在一间破房内“脚碰脚”。有一次,小褚拉着一部老虎榻车,上面放着整整一车扎得高高的玻璃器皿和精美瓷器。在一个繁华十字路口,为避让一个老太被一辆车子撞翻,一车器皿大部分打碎,他从货堆里爬出,惊慌着急之余,转念一想:我要把我每月的薪俸积起来赔这车货,每天吃咸菜汤大约两年半可以还清。决心想定也就镇静了,马上打电话报告老板,在电话里,老板居然出其意料之外,只问他身体损伤了没有,没有受伤就是上上大吉,一车高级器皿都不要他赔了。小褚从此学会了什么叫做“宽容”。小张却马上掏出准备结婚的全部用

并肩曾一榻，相携伴终身



钱,借给小褚,说无论如何一定要赔给他的老板,即使缺少许多钱也是应该给的。老板回答说“一·二八”战后物价涨了,你们生活不易,坚持不纳。不久小张也遇意外之灾,儿子染上小儿麻痹症,小褚就帮助他一家家走访,请到了上海滩上最好的中医,花了一大笔钱治好了病,但是小张儿子从此留下一条拐腿。他们两人渐渐都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到了50年代,大家一律低工资,张先生儿子的病腿和多子女,常常使得家里矛盾重重,褚先生经常送钱给老朋友贴补家用。老张十分愧疚,褚先生却对他说:“阿拉房子搬是搬得远了,但是原旧是脚碰脚的兄弟!”60年代中期,那老板住的洋房被没收,叫他住进洋房大门边的汽车间,让他天天看着住进来的12家人走进走出,褚先生也一度被作为“狗腿子”关进隔离牛棚。在漫长的一段岁月里,褚先生和张先生却经常去老板家,说说笑笑给予人情的安慰。后来由于老资格的张先生厨房技艺越来越精,成为扬帮菜的名师,70年代就被区里请去做了顾问,外宾来了还要他来亲自掌勺,他的地位高了,就常常请褚先生和他尚未落实政策的老板去品尝他的菜艺,白吃后只要提上几点意见跑路。80年代后期褚先生的工艺品行当重新走红,一对难兄难弟重新抬起头来,他们一起无奈挥泪送走了90岁的老板,又享受着人生最后一段晚晴的余晖。

从脚碰脚开始,打出一个新世界!

飞机浪吊大闸蟹——悬空八只脚

这是一个有上海城市特色的歇后语。上海人因为最早看见在上海地面上的飞机(1911年驾机表演者环龙不幸殒命),所以在20世纪20年代,就可以将抬头向往的乘飞机和低头向往尝鲜味的大闸蟹一起捆绑进上海的歇后语了。这个歇后语比喻的是人事,凡人都只生两只脚,“脚碰脚”也只有四只脚,哪能再翻个倍来形容人呢?原来,上海人的海派文化养成了一种新鲜活跃、奇思遐想的习惯,比如说上海人喜欢吃滋味“鲜”的东西,这个“鲜”字原来也发祥且活跃于美食家江南民众的口中。上海人吃得最“鲜”最扎劲的佳肴便是大闸蟹,因此也要调侃调侃“大闸蟹”了。比如说造个成语,叫“死蟹一只”,也很生动,因为吃到一只死蟹,则鲜味全无,雅兴顿挫!于是将它形容人疲惫不堪,不能动弹,甚至失去自由,甚为传神。“今朝搬场理物事,搬得我腰伤复发,理得我走投无路,跌到床上,死蟹一只了!”“爷娘出门加班,将儿子反锁在家里,攒下几本‘教辅’,又把电脑一锁,操机操不成,窗口又跳不出,乃未死蟹一只了!”后来进而发挥,把事情办糟办僵,不可挽回,以至一切无指望,都算到一只死蟹头上去,如“我考硕士生,政治一考坏(砸),乃死蟹一只!”由此可见,遗憾之极,都如吃到一只死蟹。

至于飞机上吊着大闸蟹,上海人像生了千里眼看得见一样,八只蟹脚一根也没折,虽则完好,但却悬在半空中,看得清清楚楚直的八只脚,还是一只死蟹!

记得有段弹词叫《祝枝山说大话》,严雪亭是这样唱的:“苏州人连

名搭姓叫我祝枝山,人人称我活玄坛。阿晓得我家中有多少屋?一共房廊有千万间。前门勒浪上海滩,后门无锡惠泉山。走完苏州城还勿曾出我一个大门槛。东书房要到西书房里去,日短天光难转弯,当中横里要住客栈。……水晶桥面锃锃亮,珠粉当俚稻柴灰。龙肝像肉家常便,老山人参只当萝卜干。倘使家中有宾客到,无非仙果与牡丹。东方朔和我去偷桃子,我昆仑山去过两三回。吕洞宾常常与我敲棋子,汉钟离无事搭我来瞎谈谈。韩湘子搭我倒痰盂罐,何仙姑搭我厨房间里烧小菜。男女人无其数,拿仔一张点名单,点仔三年还勿曾点出来!”这不是资格尚浅的“茄山河”,也不是“侃”,而是“牛皮吹来悬空八只脚”!

不过牛皮吹得“野豁豁”、事体做得“野豁豁”的真事也是有的。记得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读到过一首所谓“新民歌”：“一朵棉花打个包,压得汽车头儿翘,头儿翘,好像一尊高射炮!”牛皮吹起来就是这样节节高、步步高,越吹越大,越吹越有劲的。“苦战三天,我们的土高炉炼出钢来了!”一个晚上,全班学生都通过了优秀射击手!这儿喜讯亩产水稻五千斤,那儿又冒出亩产超过一万斤了!这儿在讲不要十五年也能超过英国,那儿又爆出一天等于二十年,咱们公社奋战五年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了!听得多了,耳朵里也生了老茧,听疲脱了。

牛皮吹起来多么轻松!不过也有人真的相信了,要亩产一万斤来兑现,要多征多少万斤粮时,那老百姓就只好挨饿了。待到醒过来才恍然大悟是受了“悬空八只脚”的骗,这个“药”也“吃”得非同小可!所以“悬空八只脚”的话千万不能说,害处无穷。人只有两只脚,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现在想想,前不久那华南虎的照片,也不都是这类“八只脚”的勾当吗?亏得发现得早,我们有了前车之鉴,这类“卖野人头”的事情就被制止较快,不得蔓延。

所以说话的时候千万下巴要托托牢。上海人十分忌讳和鄙视“飞机上吊大闸蟹”,那是嘲笑它高不着地,离开事实遥远。一个拥有80%以上移民的城市,自由竞争的经济行为,养成了上海人一种重实际、负责任、轻浮夸、忌滑脚的办事风气。即使是在那个“你追我赶”的年月里,

尽管上海的报纸也大量报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各地悬空八只脚的“新闻”，然在上海可没有冒出来什么上海郊区“亩产一万斤”的野豁豁消息去紧跟形势，也没有看到过一朵棉花压得车头像高射炮那样的惊人“喜讯”被“上海新民歌”发表出来。这种悬空八只脚的东西似乎还是难以为上海人所信，这与上海人长期以来养成的素质习性有关，处事“顶真”，老老实实，崇尚实事求是，即使在说话不负责任的年代，也比较自律和收敛。许多农村干部当时就因勇于顶浮夸风而被迫下台。

上海人讲究做出来的事体，要“乌龟掳石板——硬碰硬”，“着着实实”，质量要过硬，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给出的分量，要“实打实”，是实实在在的，不含虚假成分。就凭这种实干精神，长此以往，就造就了“上海产品”的名牌效应。414毛巾就是好，永久牌脚踏车就是牢，三五牌台钟、梅林牌听头食品、固本肥皂、蝴蝶牌缝纫机、上海牌手表……当年上海品牌的许多产品，曾经为多少城乡平民争相热购。

这是上海人做事遵循“着实”的原则办事的结果。“讲实惠”，“看工夫”。总之一词：“顶真”。

“顶真”地去做事时，有三大特征。一是“有心有想”，就是精力集中，耐心地去。19世纪后期已成规模的徐家汇的土山湾画馆，中西画手联合任教，在画画间里，先学着颜色，就要头两年，年纪小的要着三年；学打稿子，非五六年勿成功，然后才好学油画，而前一段的时间，都是用毛笔铅笔一起画，钩花样，分出阴阳面，深淡得宜，再要漂研颜色着颜色。这些都是1883年在土山湾出版的为这些学画的孤儿读的“上海话课本”上写下的文字。再学油画，还要狠下工夫，就这样按部就班严格要求，所以会培育出张充任、徐咏青、徐悲鸿这样一代名画手。

二是“熟门熟路”，强调对专业的门路很熟，做到得心应手的地步。上海第六人民医院一位超声诊断的创始专家周永昌教授，50年如一日，他至今87岁，还每周开门诊四天，全国各地的病人都闻名而至，请他做B超。他的泌尿系统和腹部的B超，可以达到一眼准确地判断是否患癌症的超高水准，享有“一眼准”的美誉。周医生靠的就是一贯的“顶真”、

“熟门熟路”。他说：“因为‘准’是超声诊断的生命，是我行医的标准。我知道我的结论关系到病人的生命”。

三是“一脚落手”，重效率。一口气，不停歇。如果一人包下了某件生活，他一定中途不随便停顿，直到做完。不要那种“搭手脚（插进来增添麻烦）”、“添手脚（凑上来添麻烦）”的人来掺和，他深知功亏一篑的道理，为了成事，会“一脚一手”，善始善终坚持做完。从土山湾出来的海派黄杨木雕创始人，上海工艺美术大师徐宝庆先生一生钻研木雕艺术，从小养成勤奋习惯。76岁（2002年）他因心肌梗塞做了支架手术后，还每天晨起便进入工作状态，一天总要工作十多小时，这种工作习惯，连年轻人也难以做到。

做事讲究质量第一，“勿怕勿识货，只怕货比货（有比较才有鉴别）。”反对“磨洋工”，吊儿郎当地做事；反对“半吊子”，不上不下不彻底。

上海人又讲速度，又好又快，讲究手快脚勤，喜欢“快手脚”，做事敏捷利索，“限时限刻”地把事赶完，主张当面清账的“现开销”。

上海人也讲究灵活机动，主张抓住现成机会，“现做现销”，“三六九，现到手”，什么机会都要立即抓牢，“老鬼勿脱手”。如果事情一时成功不了，也不屑“孵豆芽”作充分准备，卧待时机，天无绝人之路。什么时候“显山露水”，要看火候。有时可以“闷声勿响发大财”，沉默而得利；有时为了办事成功，欲使无关系变为有关系，他们还会主动找上门去“搭讪头”，为与生人接近而找话拉，没有机会找出机会，在别人的话语或言下之意中“轧苗头”，见机行事。

不吹得“无天野地”，不随便答应别人，不是包票乱打，答应了尽量负责办到，说过算账。上海百姓过着实实在在的民生，跨出每一步都要算一算，不能“野豁豁”，鄙视“侃”得“一天世界”而不收场。

那些“野豁豁”的人，说起话来不着边际，做的事情没有分寸，离事实天边远。那种“海威海威”的大夸海口，上海话形容为“狮子大开口”，多么响亮，又多么吓人！还是少开这种口为好。还有那种“胃口大，脚

步小”，“说得多，做得少”，做事“三夯头”就偃旗息鼓的有始无终者，或者是只会“空口说白话”的行动矮子，任凭他“吹牛三”、“开大兴”，不断给人家“吃药”上当，上海人只将他和他的行为视为“烂污泥一撇”！“烂污泥”就是水浆污泥，“泥”和“二”又同音，扑克牌里的最小的一张牌就称“烂污二”，你看，比“小三子”还小，是将鄙视进行到底了！上海人还把那种毫无踏实之意，只有“滑头”之心的人，那种做不负责任的“滑头生意”的人，叫作“做黄牛”，“黄牛”因为生就的硬件有问题，最会“卸肩膀”，滑脚溜走，事情的完成又成了“悬空八只脚”，望不到头。总之，上海独多的是鄙视“悬空八只脚”的语言，最着力的一句话，回敬那种种头脑发烧、被枪打过的痴心梦想，就是说：“热侬大头昏”！

门槛精

上海滩上,各种商品琳琅满目,货色多得常常让人叫不出名头,或不知道怎么用。所以,要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优质地生活,第一要素是要“识货”,什么是“垃圾货”,什么是“蹩脚货”、“大兴货”、“A货”、“水货”、“落脚货”、“丑脱货”,必须会从“好货”、“正卡”中鉴别开来,何况“好货”、“宝货”也都有加上引号的时候,如“送个人连卖葱的人那里也要去揩油,去刮油水,真是个好货色!”因此人有时也像各种货,“清水货”由“纯粹无杂质的货物”转指“不抹脂粉的女人”,“推扳货”从质量差的货色进而称那些“胆小、能力差的人”,“死货色”由“卖不出的货”发展作“死人”的骂语,“处理货”又指“有瑕疵的人,或条件、地位等不如别人者”等等。碰着特制的“定头货(脾气倔强难以对付、狠天狠地的人)”“双料头货色(强悍的人,特别凶猛)”,就会特麻烦。上海人生活在不断识货的环境中,打造得越来越精明,不识货的人真真是要被市面弄得混天糊涂了。

一旦“识货”了,就会“门槛精”。“识货”能力的提升是不断上台阶的,它必然会提高上海人辨别好歹识破真假的门槛,于是“精明从事”就成了上海人一种重要的本事,凡办事就要讲究“门槛”。“门槛”一词,据说并不是要人走上高门槛,而是要人学猴子。“门槛”有人说来自英语 monkey(猴子)一词,音译再加引申。人们看到“猴子”是很灵活聪明的,所以对之有“活猴精”的称呼。人一旦有猴子这样活的反应和精明,也许是够灵敏了,市面也就可以做得够活的了。因此,在上海生活,门槛